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四十七回 巡撫台獨探虎穴

卻說海瑞領了何坤等眾，押著貢物，望著內地而來。此際方才到桂林地方，即便接著兵部差官，喚住行腳，開讀聖旨道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賢能廉介，國之股肱；盡瘁鞠躬，臣之大節。茲爾海瑞為國為民，屢著勞績。前者南交抗命，寇虐邊隅。你乃多籌廣略，親宣朕德，故邊氛不作，一旦消除。今安南不貢，你復代宣朕旨，三年不貢之酋，立即伏罪。卿之功績，當載在旗，常理宜來京慰勞，左右匡襄。無如國而忘家，公而忘私，如卿之為臣者卒少，今聞湖廣一帶匪逆甚眾，鳴張四載，放肆搶劫，害我良民。故復命你鎮撫，無使寇逆滋蔓，擢你為湖廣巡撫天使，仍兼兵部侍郎銜監察都御史。拜受恩命之日即便馳赴新任，毋用回京復命。其安南貢物，即於接旨之地，交該地方有司護送來京。你其速赴到任。欽此。

海瑞接了聖旨，山呼謝恩畢。然後即對差官點明貢物，以及令差與何坤等相見，隨請該指揮交替，即時分路，領了海安轉述而行，望著湖廣進發，一路訪問民情，呈謝恩奏本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湖廣地名三楚，界連貴粵，地方遼闊，水環山列。更兼民情獷悍，無業之家，不謀生計；游手好閒，恃強凌弱。又俗尚結會聯盟，動以百計。其黨甚夥，其凶愈烈，良善之家，受其魚肉。匪徒又勾結兵弁，串通衙役，以作護符。那不肖兵役，心利分肥，不特縱匪為害，且反為匪所用。若是衙門中有甚消息，他們即便飛報。官差一出，而該罪早已遠揚。因而愈無忌憚，往往打家劫舍。官府未嘗不辦，無奈百票不獲一犯，以致如此。

當時衡州有一著名匪類，姓周名大章，其人生得魁偉，性烈如猛火，兩臂有數百斤之力。其父原是一個商賈，遺下數千家財。母親餘氏，現有一妹名喚蘭香，姿色頗生得美貌，更兼伶俐。這周大章自從父死之後，不安本分生意。初時猶有幾分畏懼老母、鄰右，不過延請教師到他家中教他槍棒各技；漸至交結朋友太多。只因他有些產業，手裡呼應得來，更兼他疏財慷慨，揮金如土，每日裡那些不長進的狐朋狗友，邀同各處遊玩，或酒樓，或娼館，一舉一動無非是要鬧事的意思。終日醉而不醒的，在街頭巷尾打架滋事。聲言好打抱不平，其實恃著人眾，分明尋事，捕風捉影的。良善之家，莫不受其暴虐。如此日復一日，朋友愈眾，家業頓消。不到三年光景，便將一副家財弄得精光了。他們是平日飲慣吃慣的，一旦窮了，哪裡便肯安分？不免糾約眾匪，做些沒本錢的生意。一次便思二次，二而三，三而四，其匪愈從，其膽愈大起來了。雖衙門中有些知覺，官府票出拘拿，而該匪等又有賄路官差，故得優游自在。

不一年，其膽更大，其黨佈滿一郡。這大章便在河乾收拾一隻大渡船，每逢往來，必夠百人之數，然後開擺過去。過了夜間，則行搜劫，日裡假名生理，民間受過了許多禍患。衡州之地，被劫之家，不下數百家，而府裡竟無可如何。近有知者，不敢搭船，稱呼船曰「閻王渡」，其意謂渡者必死也。大章終日在那衡州碼頭擺渡，亦自恃其勇，非足百人不肯開。周大章復聚黨羽三百餘人，或綠林搶劫，或鑿壁穿窗，無所不至。同時有李阿寧、陳榮華等，各統匪類數百多人，日日在那湖廣攪擾，良善之家，幾不欲生。當上海瑞受了皇命，帶了海安一路訪問而來，並無一人知他是個現在特授巡按。

一日，海瑞訪到衡州，在路即聞周大章「閻王渡」之名，意欲前往乘渡。海安道：「老爺休要輕往。小的曾記得，在橋頭關帝廟祈得籤語上，有『閻王渡』字樣，是要遇驚險的。今日恰逢其名，神聖之言不可不信。莫若老爺且挨到任之後，再訪未遲。」海瑞說：「非也，夫國家養士，原欲為君分憂、為民除害者也。今我欽奉聖旨，來訪利弊，豈可因『閻王渡』一節，便退縮不前，誠有負國厚恩！你勿多言，只在左右伺候便了。」

海安聽了主人這一番言語，也不敢再言，只得遠遠的相隨，跟著海瑞，來到衡州渡頭。

只見並無船隻，卻有許多人聚在一處說道：「今夜三更，方才開船。我們卻要候到三更了。」有一老者道：「即此待到五更，亦要耐煩，不然到哪裡去找渡船？」一少年道：「我們幸喜沒有要緊的事，若有要緊的事，只怕誤了呢！」海瑞聽得親切，便走到那說話的之內問道：「我們是外江的人，到此不知風俗。適間我聽得列位之言，好生詫異。」那老者聽了，忙忙搖手道：「休得多言多語，連累我們。」海瑞道：「老丈怎麼說這話？就是官渡，人來遲了些，也難怪不得人家說話。」老者道：「你乃外江的人，哪裡曉得我們的鄉風？這只渡船，不是當耍的。你若得罪他，只怕你們當不起呢！」海瑞道：「難得是他擺渡，領了本府的文憑照會，輪捐擺渡，有什麼不可說之處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到底是個外江的人，不曉得利弊。偏偏我們這渡船，不曾領帖輪捐，又不是官渡，從這位『閻王渡』主出世，比那有文照官渡者更利害著多呢！」海瑞道：「若無文憑，不輪國餉，便是自擺私渡，有乾禁例，何以如此利害？」老者道：「這裡本是一個合郡的擺渡生理。自此『閻王』一到，他便把那一概渡船逐去，並不許一隻小舟在此灣泊，惟有這一隻港船在此開擺。每一開船，必足百人之數，然後解纜。若是少一人，再去不成的。」海瑞道：「向來各渡，皆藉此以為餬口，難道被他占了，就不敢出聲麼？」老者道：「且勿高聲，待我與你說個透徹罷了。」

海瑞知意，即拖了那老者的手，去到對面蔭涼樹下坐著，問道：「適聞老丈吩咐莫要高聲，是何緣故？我們是異鄉人，不知貴地利害，敢煩老丈指示，庶免有犯鄉規，感激無既。」老者復把海瑞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不說明，你不知情。且坐著，待我說與你聽。」海瑞道：「你我二人云水一天，有什麼話但說無妨。你看那渡船尚早，你我何不坐此一談以解呆悶如何？」

老者笑道：「因是沒可消遣的，待我說來。那『閻王渡』主，姓周名大章，此人生來好勇剛強，兩臂有千斤之力，又是一個破落戶。他早先為人仗義疏財，專肯結交英雄好漢，情願把這一副家私花消了，結下這許多朋友。又好相識衙門中的差役，所以他就有意思作姦犯科，衙門裡亦將委曲從他。如此，數年以來，這周大章不知犯了多少重案，官府雖知而不辦，各衙門俱為護衛。所以他便占了這個碼頭，將從前的渡船多皆逐去，自己起造了一隻大船，日只一歸，夜只一往。百人為率，多亦不落，少也不開。若有人說那些不知世務的話，在碼頭上包管有禍。所以人多畏懼，改他為『閻王渡』，連官府也不敢征他渡稅。我看你是個外江人，不曉得其中利害，故說飭知。在此間少要多嘴，自招禍患呢！」海瑞道：「難道這周大章就沒有家小的，一味在碼頭胡鬧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怎麼沒有？現在前面獅子坡居住，他家還有人呢！」海瑞道：「還有何人？」老者道：「老母，幼妹。」海瑞道：「既有相牽，就該體念骨肉之情，怎麼又橫行？一朝犯法，只恐悔之無及。」老者道：「休要管他，他自有無邊的法力呢！我們且到那裡等渡去罷。」正是：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

老者與海瑞作別，乃往碼頭去了。海瑞自思：「據老者之言，確確有據。但這周大章既有家眷在岸，我何不到彼家中探其虛實，好叫差人前來拿獲？」遂不回碼頭，竟大踏步向著老者所指之地行去。只見沿河一帶俱是人家，細詢周大章的住址，俱言：

「彼家現在前面居住。過了此街，到屋宇盡頭之處，約一里外便是溪源。此地並無別家，惟有茅屋三間，就是周大章屋了。」海瑞聽了不勝之喜，急忙向著河邊而來，果見一帶俱是人家。及走至郊外，望見一片野地，獨有三間茅屋。海瑞自思：「此必周大章的家了。」遂挺身向前，只見雙扉緊閉，似甚寂寥。海瑞又不敢叩門，只得在對門河邊坐下。少頃，見一個婦人，開門出來，手提水桶，約有六十餘歲，走到河邊汲水。海瑞自思：「此必大章之母也。我若去探消息，就在此人身上。」

乃故意作出嗟歎之聲。這餘氏亦聽得明白，不覺動了側隱之心，便問道：「這位客官，我看你不是這裡人，怎麼在此長歎？」海瑞道：「小子乃是粵東人氏，只因為有個密友，在此貿易參茸生意，小子特來投他。誰想這朋友於正月間已經回粵東去了。」

小子盤纏用盡，寸步難行，只得沿路訪找鄉親，望其念些鄉情，少助資斧，俾得藉此回家。今我一路飄泊至此，自忖身上並五分文，又不敢客寓居住，只得在此坐著，但不知今夜寄宿何處也！」

餘氏見他說得可憐，說道：「你在此也無用，倒不如及早前往，找尋個把鄉親，幫你三文二文，也是好的。」海瑞假泣道：「小子亦知如此甚好，但是囊中如洗，怎生行走？況且昨日就沒有吃飯，今早起來，又走了許多路，如今覺得身子空虛，竟走不動

了。」餘氏歎道：「你既是饑餓不起，也罷，隨我進去，待我弄飯你食。暫且舍下權宿一宵，明日一早起行罷。」海瑞道：「多謝姥姥，尊姓何名？」餘氏道：「我先夫姓周，老身餘氏。」海瑞道：「聽姥姥說來，姥姥是孀居了。可有幾位令郎、令媛？」餘氏道：「有一子一女。兒名大章，在這村前擺渡養生。請問客人尊姓大名？」

欲知海瑞如何答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